

李白研究





李守章著

李  
白  
研  
究

上海新宇宙書店印行

---

有 版 權

---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版

---

李 白 研 究

---

作 者            李 守 章

發 行 處        上海新宇宙書店

---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

---

1 9 3 0

---

# 目錄

## 第一章

### 導論

整理及估定價值之標準——李白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李白詩的特質——各家對李白詩的評判——自己的意見

## 第二章

### 李白詩與其環境

李白詩與地域的關係——李白詩與自然界——李白詩與當時政治

## 第三章

### 李白與歷史詩人的關係及影響

李白詩的摹倣性——歷史文藝給予李白的影響——李白詩背景的刺戟與

並時作家——李白死後的李白詩之影響——李白詩與唐宋詩壇

## 第四章 李白的世系及其年譜——後記

### 第一章 李白與其世系

李白的世系——李白的家世——李白的世系——李白的家世

李白的世系——李白的家世——李白的世系——李白的家世

### 第二章 李白的年譜

### 目錄

# 第一章 導論

整理及估定價值的標準——李白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李白詩的

特質——各家對李白詩的評判——自己的意見

中國從一九一八年的五四運動以後，在思想上文藝上都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革。這時在時代前線上的智識份子，不獨致力於介紹國外的各種思潮以及創造新的藝術，便對於國內舊有的思想以及文藝，也用力地做了極多的考據和整理的功夫。這一個進展跟隨着新的政治的進展，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纔慢慢潛伏下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國內的政治突然緊張，各階級間的軋礫益形尖銳，而文藝界便隨着這紊亂的政

治局面而益形混亂，於是便生出了各種不同的文學論。他們——雖然他們本身與其生活俱屬於小有產者——但他們目擊着這社會上森然對峙的兩大階級（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便不得不自尋門路，『賣身投靠』了。在這其中有各走極端的兩種文學者：一派是目光投到未來的，以為只有未來的階級文藝是存在的，其餘的文學似乎應當打倒；一派是迷戀於過去的，他們表面說文藝是獨立存在的，與政治思想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實際上想維繫舊的骸骨，抨擊新的藝術的開展。

顯然的，這兩者是同樣的犯了主觀的錯誤；後一派是根本不相信唯物史觀，前一派是忽略了唯物史觀的歷史性。

政治法律思想文藝……俱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牠們必然的隨着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這是沒有問題的；同時，牠們也必然的是階級的。可是牠們本身的演進，也正和社會經濟的演進一樣，是有一定的階段，並且有一定的基礎。譬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因其承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集中以後，已經有了社會生產的形式，然後方有可



能。並不是搗碎了資本家手上所把握的生產方法重新能創造另一個新的社會。同樣的，未來的階級文學，也並不是打倒了舊的一切文學上的技術而另成一種非凡的文學。因此，新的文學者除去致力於他的集體主義的文藝之外，他對於舊有的文學，至少要有以下的幾種態度：

一、承認舊文學的存在，而分析牠的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指明其階級性。

二、普及民衆教育，提高其文藝興趣；將少數人所把握的藝術奪給大衆。

三、重新估定其藝術的價值，給舊的作品一個正確的評判。

固然，我們承認文藝作品是帶有階級的宣傳性，牠的鼓動能給人以極大的影響；可是我們祇要給讀者一種歷史上的認識，舊的意識的惡影響是無關緊要的。並且，我們雖然否認文藝有獨立存在的可能，但我們可以抽出一切文藝共同的優點，便是文藝中包含一種『社會心』——便是社會中人類相互保持着的一種愛他的道德。自古以來的文藝家，常是叫出他那一個時代人類的苦痛和悲哀，便是這種最低限度道德的活躍。

不過那種所謂『社會心』的東西，也常是因了時代的不同而外發的形式不同，我們如早不能辨別這個，那我們便不能將『幻想的』和『科學的』兩種相對的東西分割開來。譬如我們看到老子上面的『民老死不相往來』的一節，不能便確定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同時，我們不能因了禮運上有『大道之行也』的一段，便說中國老早有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正是爲了時代的不同，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的人類的意識是不同的；那麼，他們思想的出發點就當然不同。在過去，有很多整理舊文學家作品的文人，爲了要抬高他那崇拜的作家，便將許多新的思想新的術語附會到古人身上去；或是爲了對目下時髦的某某主義投機，便硬拉了些古人的警語來引證；俱是不合理的無聊的行爲。自然，那些人所知道的是功利，他們根本不能瞭解新舊思想各個的本身價值，與其價值的判別；他們爲了自肥，死人和活人的價格是相反爲用的。

另一方面，在一般所謂極左派的新的文學者，他們用了白熱以上的情感去歡迎革命，他們知道社會必然的趨勢，他們同情（或者是參加）於被壓迫者的解放運動。他們

深『害怕』舊的文藝怎樣傷害了新的進展，於是便將舊的文藝一概抹殺，漫罵舊的文藝是如何地無聊。但舊的文藝終於是『有過』；新的文藝究竟是怎樣形成，什麼格式，一般的讀者，還尙未『見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讀者們祇覺得無路可走，而新的文藝成了一種幻想，即使是試行創作，事實上不過測驗他自己離這幻想還有多遠？因此，他們雖曉得科學的理論是怎樣地應用，而結果他們的態度，却反陷於主觀的謬誤而不自覺。由此我們知道，新的努力是我們應有的責任；然而除此之外，凡社會上『有過』的現象，『有過』的事實，我們不能漠然視之，籠統地否認一切，打倒一切，或竟以某種威權來壓迫一切。這正因為愚民政策，是比較任何政策都要笨拙的政策！

李白的詩是『有過』的事實，不但從前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就在目下的新詩作品裏，李白詩的精神還沒有死——在這個年頭兒而來談什麼李太白及其詩，雖『自省』是一個自己窮極無聊的結果，但畢竟是『有過』，於是便有了這篇文章，結果也祇得希望牠是『有過』。本來，在鬥爭尖銳化了的現在，這些文章原不是什麼了不

起的武器

二

在自稱龐大的中國國內，總是算不會有一部文學史；因為在研究國故的中國學者，他們正確的歷史眼光是沒有的。他們除掉抄襲日本的『支那文學史』外，便只有用英雄主義式的選擇，去整抄歷代文人的詩文了。他們一點也不曉得所謂『名人』是怎樣在那時代裏養成的，更不知道文藝上的變革有什麼必然的原因。換句話說，他們是太注意了文學家本身的所謂『天才』，而忽視了文學家在那時代裏活動的狀態。

一個名字極響亮的文學家，他必然的是那個時代裏一派相同文學傾向的總代表，而且他那時的文學必然在一個變革當中。用一個顯明的例子來說，如胡適的提倡白話文，並不是先有胡適而後有白話文，事實上是先有了白話文的新潮的傾向而後才有胡適的提倡。因此，胡適不過是在提倡白話文時當了一個大代表。

當一個極盛的文藝思潮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她正和社會的經濟制度一樣，牠本身便慢慢地發現了很多的矛盾，由是而腐化而暴露出牠本身的許多流弊。結果，必然產生出一種反動的文藝思潮——但牠是適合於那時代的——由漸變或突變的方式來代替了舊的文藝。於是在所謂『時勢造英雄』的形式之下產生了偉大的作家。

李白，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作家的代表。

中國到春秋列國時代，那時的封建社會本已在破落中；因此，在思想上，文藝上，都有了極活躍的趨勢。就是在民間，依舊是保留了不少的民間文藝。但那個時代因了經濟條件的不足，於是便給野心的政治家築就了二千餘年特殊封建社會的基礎。在學術方面，『文以載道』的傳統文章便被重視；在文學方面，便漸次成了貴族階級的專有品。漢魏而後，一般優閑的貴族，便殫盡心力，在那裏研究聲律，競麗詞華；於是文學不僅是脫離了民衆，脫離了人生，而且脫離了情性了。這種流病，一直到了初唐，在所謂『王楊盧駱』以及沈佺期宋之問等大文豪，都競以律詩相尙。散文奏議，也都以綺麗的四六駢句爲工穩。

中唐而後，經過了武后的爭權，吏治的腐敗，人民生活的痛苦加深，而內亂亦因是蠡起。於是這一時代的特殊封建社會組織，又發生了暫時的經常期的動搖；這種動搖反映到人民的意識上，便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浪漫精神擴大，拘束於常軌方面的行動減少。同時，反映到文藝方面的，就是對傳統的文藝技術懷疑；常想脫離一種形式的束縛而趨於內在的實際的創造。但這種創造因為沒有一種未來的標準，於是便很容易使人戀想到過去的黃金時代，而走入了復古運動的一途。可是這種『復古』並不是完全『開倒車』，因為這時文藝家所模擬的僅是一個古時的方式與其賦有的精神；而其內容則因為所根據的社會環境不同，牠實際的內含是不同的。更明白的說，那種復古對於那時代的一般舊文學，是進化的而非退化的。這不僅在中國的唐代是如此，歐洲中世紀後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是如此。

唐代在文藝上的變革，有兩個總代表的作家——詩歌方面推中唐李白；散文方面推晚唐韓愈。但他們兩人俱不是澈底的革命者，所以一般的封建觀念，在他倆還是很深。

尤其是韓愈，他在散文上的變革是比較切近了實用，比較靠近了人民，但他的思想，不僅沒有脫掉了傳統的儒學觀念，所謂「文以載道」的信條，且因了他更趨於穩固。這一點，李白是比較好些。李白詩不僅是在表面上擺脫了拘束，就他思想的內容，也能敢於懷疑一切，而且敢於表現出來。

李白對於純尙詞藻聲律而沒有內容的舊詩，是絕對使用了一種革命的形式。（但文詞華美而兼有意境者不但不爲白所遺棄，且爲其師宗，當不在此例。）他這種勇敢的革命，我們當然不能說是他的傑作；在事實上因爲當時文藝界裏已有了這種革命的空氣，然後才有李白的努力。我們舉例來證明，如李白的同鄉陳子昂，在蜀地算是李太白的老前輩，他看見了初唐時詩歌的頹風，便早在那裏發牢騷了，他說：「僕嘗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興寄都絕，每永嘆而思故人，風雅不作，是爲耿耿耳！」他這樣憤慨的話頭，直欲革齊梁之排優，而上追風雅之質樸，其立論當爲前驅者的見識。據我們的推測，當時有這樣的論調，定不止子昂一人；但子昂不是一個特長於詩的人，其餘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詩

人所以一直到了李白，纔能拿出他自己把握着的建設，去摧毀那種豔薄的莠種——他便集了這一派新潮之大成！同時，他確是在這一個變革之中，盡了他所重負的文藝上的歷史使命。他對那些舊詩的攻擊，如：『梁齊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說，『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在他的古風裏，也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之句。可見他一方攻擊別人，一方面他便以改造自任了！他言行的一致，不得不使我們欽佩他體魄的偉大！

韓愈於散文上的變革，人家稱他爲『文起八代之衰』，但他變革動機的起源，却對於李白的詩有不少的受動，所以他在他的詩裏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即其例證。

杜甫在那時雖與李白同時，然而他的出仕却在李白罷官以後，他們兩人環境的不同，使他們的作風有極大的差異。在杜甫的詩裏，雖然去掉六朝以來綺麗的習氣，但他對聲律則奉守惟謹。杜甫詩中對於『君恩』差不多是寢滄不忘，雖有時冤屈被謫，而他的



忠君憂國之情，彌曲彌深！因了這兩種原因，於是便使後人發生了杜優於李的論調，實非平允。在李白的態度，對於律詩是十分不高興的（雖然他有時被逼於環境也做出幾首好的律詩來），所以他對於極好的朋友杜甫，也差不多用了他革命者的態度了。他譏嘲杜甫的詩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足見他對苦做的詩歌的非薄了。假使他死後還知道有人評杜甫氏『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爲千古絕作，他一定會怒髮衝冠了。

李白對於專制的帝皇是懷疑的，而且他對過去的帝王下了不少的揆擊。他在淫暴的帝王專政制度之下，當然不能對當時的皇帝表示反抗，於是他便譏誚歷代人臣的愚忠——對屈原李斯伍員李陵陸機等的不得其死，數致惋惜——而暗示出個人專政的種種罪惡。他晚年的出佐永王璘，我們且不問他有沒有被脅迫的情形在內；但我們大膽的說一句，李白對君主的愚忠是沒有的！他自己的忠忱，祇有對『天』是如此——這是表示他願爲天帝而爲黎庶努力——他的志向乃在救民。總之，他的佐永王璘和後來柳

宗元的坐王叔文黨，是同出一轍的動機。

他的嗜酒與求仙，是深受了阮嗣宗輩的影響。阮嗣宗生於亂世，常懷殷憂，他深深地理解有見識的文人在亂世之中是難保全生命的，故他不得不藏於酒，不得不以仙術自騙，而作詩亦似無所指；實則在晦澀的詩篇當中，不知傾瀉了好多牢騷了。

因為道學仙術和李白詩發生了關係，於是道學仙術便跟着李白詩跑遍了人間——至今民間尚保留了極多的李白的的神話，這未嘗不是李白詩在中國土地內撼動了的一種成績。因為李白詩和酒有了關係，於是知道有酒的人便知道有李白其人。甚至於幾歲的孩子，都能認出『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的句子來。出過門的人，即使是鄉愚，都知道發『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慨嘆。最有意義的，便是到了朝廷失政（甚至於是現在的所謂政府），人民苦於暴征苛斂，而感覺到天下大事無從問起的時候，便會跑到『太白三杯』或『太白遺風』的酒店招牌之下，暢飲其『三杯』了。

這些瑣碎的事實，不是無意義的。

據說在蘇俄有一般文學青年寫封信問著名的革命文學家高爾基說：「你是不是我們的無產作家呢？你是不是同我們在一道兒呢？」而高爾基却回答說：「你們這個問題是不應當問我的，你們去問問那勞苦民衆好了！」的確，這問題是很簡單的。祇有勞苦民衆，才知道他們自己所崇敬的代行者，他們自己的勞苦民衆的作家。

我們引這段話，並不是把李白拉進了民間做一個平民文學家。但我們知道李白之所以爲民間一般人民所共知，他至少是一個接近老百姓的人，他的詩至少是能接近老百姓的詩——當然，他的詩還有大部份是與老百姓不相干的。

然而他的影響能及於老百姓，這是他藝術的成功！他在多數者的腦筋中，是自古以來第一個詩人。

在中國文學史裏，詩歌居於最重要的地位；而李白的詩，又佔詩歌史中最重要的一頁。如我們不以個人偏僻的主觀去研究文學史，那麼，我們就應以某種作品對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影響做對象，而批判那種作品的價值。同時，我們在批判當中，絕對不要忘了那

作者所處的時代；我們對於一個作家的希望，是希望他本人站在他的時代前面，並不是因了他是一個超時代的英雄，而後他的作品才有永恆性的存在。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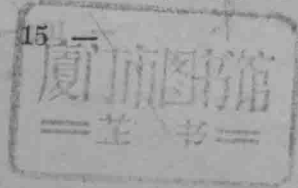
一般做詩評的人，都以『狂放不羈』引以為李白詩的特質，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調。李白詩的狂放是沒有出了詩的常軌的，他雖沒有一定的『二四得八』的句子，但他有極自然的起落；他雖沒有一平一仄在那裏慢慢地推敲，但他自然的音節比勉強做起來的還要可愛。我們姑且舉個例來證明牠：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淡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催心肝！——長相思。

我們如果無聊地將這篇詩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他全篇俱是雙聲疊韻的字眼，所以

我們就不用什麼歌譜，無論用什麼南腔北調讀下去，都覺得牠是一首美麗不過的樂歌了。同時，我們由牠的風格看來，牠是一口氣貫下去的，沒有絲毫做作的痕跡。但他怎樣才能做成這樣好的詩呢？這常是爲一般人所驚異的。黃仲則對李白詩的贊嘆說，「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這當然歸之於天才了。可是據我們的研究，李白詩之所以有天賦的聲籟，實在是他神經上受動性的敏銳——這就是他詩中的特質之一。論詩的人常謂自然界裏有種種極諧和的聲籟存在，祇有極敏銳的詩人，才能把牠移到紙上來。

因了神經上受動性的敏銳，詩人常是因了他自己環境的變化，使他的詩也有所變化。在詩人所保持的一貫的格式，祇有作品中的中心思想和切近本人個性的特殊風格有相當的時間性；至於將個人固執的技巧去範圍外物，使他做的詩成了千篇一律，這不是一個好的詩人。在李白的作品中，因了他環境的多變，人生觀的改易，所處境地的不同，他的詩於是便有了雄渾，纖麗，暢達，沉鬱，及其他種種不同情緒所組成的不同的詩。由此我們覺得李白對於極短時間情緒的捕捉，極其自然——而他受動性的敏銳，是別的詩



人所不可及的。因此，他做詩的神速，用筆的渾成，聲調的自然，都到了別人所不能模擬的地位了。底下，我們抄他幾首不同時間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樣捕捉那似飛的情緒的。

「遠別離——古有黃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憤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以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遠別離。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答問。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

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否？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青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

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游。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鷄羞淥水，不敢照毛衣！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以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秋浦歌一首至五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清平調三首。

由這上面四種詩歌看來，第一種激越，第二種恬淡，第三種衰颯，第四種富麗；牠們的情調一點不同，而各自的好處都臻於極頂。我們的讀者如能精細地玩味，我們便曉得這

一點是其他詩人之所難。其次，我們要進一步的瞭解感受性的由來——在一般人以為感受性的敏銳與否是各人天賦的不同，這似乎是對的；不過我們要知道神經的狀態，也常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歐洲十九世紀的『世紀末』，市民都在沉悶的物質慾支配之下，人人喜歡刺戟，而那時的詩人感受性也特別敏銳。因此，我們可以證明在唐的中葉以後，各樣的變亂都在醞釀中，人民已感覺到一種沉悶，所以那時的詩人便很多了。同時，我們更證明了李白的嗜酒，不是他個人所獨有的特殊的嗜好。

李白詩的第二種特質是他的雄渾；而且他的雄渾並不使人感覺到狂誕，這不能不說是他技巧的成功。所謂雄渾的這個東西，常有之歸於人格的偉大，但人格是異常抽象的名字。古時有人評司馬遷的文章，係歷遍了名山大川之後，才有那樣雄偉的文氣的一——這在我們覺得有相當的理由。李白在他的一生裏，西自西蜀，東至淮海齊魯；北極塞上，南至湘南。在這些偉大的山川風景之中，對於他的胸襟自然要曠達得多。在時間上說，他一方面從博覽古書中看透了歷史中的事實；一方面由自己所經歷的各地古蹟，更可以



找出許多的歷代興亡的陳迹。從這種偉大的自然界裏修養出來，一定的使他人格博大，而不拘於狹的範疇之中。如這種博大反映到他的詩裏，便成了『雄渾』。

所謂『雄渾』我們是可以分析的。如果將極大的空間或是極長的時間放在小我心目之中而發表出來，便必然是雄渾的。我們用極顯明的例子罷，譬如李白的將進酒，他關頭的幾句說：『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這便是把極大的空間縮小了，把極長的時間縮短了，而互相比擬。於是便難怪後人對於李白詩的傾倒，說牠有『落花流水』的情趣了。

可是單祇是雄渾是容易流入於狂妄的。在詩中一定要有很好的意境，極自然的聲韻，與俊邁的風格相混合，然後即使是狂妄，也溶化在整個的美中成了美的一種原素了。我們看下列可以清楚：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爲？旁

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  
山；公乎，公乎！挂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公無渡河。

其他如富於聯想 (Association) 與做詩的自然俱是李白詩中的特質。不過這兩種特質，可以說同是出發於第一種特質裏的——同出於感受性的敏銳。因為神經過敏，就很容易把幾件不相關的事或是幾種不同的境地聯結在一個情緒之下，而成了整個的抒情詩。因了感受性的敏銳，所以他的詩有觸即發，就不會成爲勉強雕琢起來的東西。底下舉出兩例，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聯想作用，一方面可以看出他自然的渾成。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  
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烏棲曲。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  
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夜啼。

李白詩在當時很多人的眼光之中是橫絕一代的，他在那時儼然是詩歌界裏一個詩歌革命的領袖。這一點我們由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上可以看出來。那序上說：『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以『今古文集』為他的著作『遏而不行』可見他的詩給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影響！以後許多詩評家，就詩的分類上給了李白也有不少批評，如王元美在他的藝苑卮言上說：『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變體間為之耳。』又說：『五七言絕，李青蓮為有唐絕唱。』宋牧仲在漫堂詩說裏面說：『五言絕句，起自樂府，至唐而聖，李白最為擅場。』由李陽冰的話，定證李白的詩是上窺風騷，下及歷代作家，各取其長，各棄其短，而別開生面的成就了他的詩；因此，人家都說他是個詩歌界

裏集古之大成者，甚至呼他爲詩聖。由王元美宋牧仲的批評，我們再參閱了李白自己的作品，可以看出李白的短的絕句，長的歌行，俱可謂千古絕唱。他長的歌行之特質，在有高翹而緻密的思想與其結構的渾成；他短的絕句之特質，則在於他善於捕捉剎那間優美的情緒。加之他的表現力很強，於是便做到人之所難的地位了。

對於李白詩相反的批評也是有的。中國近代詩人以打倒束縛性靈的詩爲建築新詩的基礎，所以對於李白詩的『自然』有相當的尊崇；但對他的復古色采太重，模擬的成分大多，則表示不滿。這種批判在原則上是對的。然而在實際方面說，李白在那時候，詩的變革之環境沒有完全成熟，新的寫詩技術是沒有的；結果，祇有以古人爲媒介，而再過渡到自己的創造，以見服於當時人物，然後才得一條新的道路。惜於那時的封建勢饑是非常之深，一直到近代五四運動以前，而太白的詩一鳴即歸於沉寂。即使是一點小小的個人主義的浪漫精神，都被廣漠的封建勢力吞蝕下去了。

中國古人對於李白詩的異議也是有的。如王安石說他是『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

婦人酒耳！』王安石是一個政治家，狠注意於形式的功利主義。他這樣的批評是當然的。但他對於李白的措辭未免過火了，因為他太『斷章取義』。他根本忘記去李白在酒與婦人之外還有別種意義的作品，更加不知道在酒與婦人之內有一種深長意義的影射。我們覺得李白詩中之關於酒的，多半是側擊當時帝王的專制和吏治的腐敗；其關於婦人的，多半是側擊戰爭的罪惡。可惜王安石以一個政治的頭腦，却沒有分析的工夫，更沒有知道文藝變革在政治上的意義——這是他的錯誤。

此外如元稹在他的杜君墓係銘上面，曾論及李杜的優劣，他說『……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女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劉的在以後也說：『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再向後的文人，也都承續着這一個論調。他們這些論調，是除去捧杜甫忠君憂國以外的一種有

力的論調。然而用我們的分析，據元稹說的「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這在李杜不但是不易甲乙，似乎李的豪邁還強些。至於「排比聲韻」「屬對律切」這實在是杜的特長；但也是李所反對的，甚至於不屑爲。而元氏竟謂李不能窺杜之堂奧，真使人不解在這方面，我們承認杜詩是用力做起來的，他詩的工整是超絕今古的，他詩裏所顯示出來的憂鬱性頗能給人以極大的感動，這都是杜詩的好處；然而他詩裏的內容，却少種有力的中心思想。因此，我們在古詩的界域內一定要釐斷地攏統地辨出李杜的優劣，至少是含有多少主觀的成分在內。

總之，杜甫的忠君憂國的流露，是決定了千餘年來對杜詩熱烈擁護的原因；對他倆詩歌的本身價值，我們是找不到一個客觀而正確的批判的。

## 五

藝術既不是一個獨立的東西，牠就不能脫離思想的控制；因此，我們要瞭解一個作

者的文藝，肯定作者的思想是必要的。

李白是一個特殊封建社會裏的人，社會環境決定他的意識是封建意識，然而他意識裏却包含着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他的作品不是古典的或是浪漫的——這便是特殊封建社會和純粹封建社會不同的地方。以下我們便從李白零碎的思想裏肯定他整個的思想。

當李白的少年時代，充滿着腦海裏的是游俠思想，這從他很多的作品裏可以看出來。游俠思想是一個什麼東西呢？在特殊封建社會裏，專制制度的矛盾產生出社會上許多不平的事件；在這方面便有些帶着「社會心」的人，想消滅這種不平。可是他們僅有的是幼稚的個人主義的傾向，所以幻想以他個人特殊的能力來泯滅這些不平，因之他的觀念是英雄的，他的企圖是力敵萬人的武術。我們看他的作品中如少年行、俠客行、結客少年場行等篇，都是這種思想的結晶。

李白詩受了極深厚的屈原的影響，因此他對一種「香草美人」的眷戀也是非常

之深。不過他對那些專制君主並沒有灼熱的忠誠，所以他眷戀的對象移向了一種天帝，或道學家所推崇的那種天仙。同時，他對一般的忠臣則取一種不值的態度。他這些思想，我們認爲包含些人類原始時代的意識狀態（這多半由偉大的自然界裏或荒僻的山野裏給與他的一種意識）一方面又有種自由意志的觀念支配了他；於是便成就了牠這樣的意識內容。我們讀他的梁甫吟如：『……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燦晦冥起風雨，閻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闕者怒；白日不照余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可以找出許多『香章美人』眷戀的痕跡。我們再看他的行路難第三首中如：『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等語，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不單是踟躕於『美人香草』之內，由這一點我們可以證明他個人主義的傾向是異常發達的。而這樣思想在他個人的環境裏是發生在他的中年時期，也是在政治活動上受了點挫折的結果。



到中年向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一天壞似一天，而他對人生的幻滅之感也一天深似一天。他悲觀愈重，他出發於個人思想的「解除個人痛苦的企圖」也就格外厲害。他在找不了出路之中，他對酒的嗜好，對仙術的幻夢，成了他生活中的要素。可是這種要素是在生命的上層的，他對酒的本身既沒有什麼樣的目的，對仙術的企求也並不是希望他成了事實，而是借此表現他對世事的厭絕。范傳正在李公新墓碑的序上說：「……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這短短的幾句話中，却道出李白之所以嗜酒好仙術的原因，比較一般淺視者的眼光要高一籌。同時，他在羨慕輕舉的詩歌當中，無時不是側擊着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個人生命在那時代裏的沒有保障。但結果，他甚至連好仙術的幻想也幻滅了；所以他在擬古的第三首中說：「……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入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一切對於他，似乎都歸之於詩酒，而詩又似乎爲酒而存在的。

在詩人中對酒那樣的崇拜的，在世界上今古的人物中只有兩個：一個是歐洲浪漫詩人裴默迦亞謨，一個就是東方的李白了。他倆是不約而同的在醉裏叫出了黑暗時代的痛苦，而在酒精之下開放了一條個人主義的新路。

個人主義在最近雖將成爲過去，然而那時候的李白却有了這種微弱的傾向，而且在封建社會文壇裏蠕動了一下，這是李白所以能成其偉大的詩人的原因。

在專制的君主獨裁制度之下，言論本來是不自由的。即以李白所處的時代爲例，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證明。李白在他爲崔某所做的澤畔吟序上面說：『書所感遇，愬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奸臣之猜，常輒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數四，盡傷卷軸……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涕爲之序云。』可是在這樣的壓迫之下，李白的詩中，仍然有對於歷代君王的怨罵，對於忠臣的譏嘲，對於貪官酷吏的痛恨，對於王室驕武的反抗；可是他的詩歌却透過了一千餘年的專制時代而延到現在，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認爲是藝術上技巧的成功。便是

他作詩的風格，一直到近代的中國新詩壇上，也還爲一般詩人所模擬。近代有幾位善於表現「力」的作家，他們的風格，多少間有些李白精神的存在。

總括起來，我們由對李白思想的分析，對他風格的研究，對他技巧的評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李白是一個完整的詩人，他的文藝的本身價值，是中國詩歌史中所不易多見的。從第二章向後，我們再詳細研究他的詩歌是怎樣在他所處的環境之中養成的；和他詩的來源是受了怎麼樣的一種影響。

## 第二章 李白詩與其環境

李白詩與其地域的關係——李白詩與自然界——李白詩與當時政治

文藝是人生的表現，牠必然和切近人生的物質條件有密切的關係。地域，氣候，在部份社會裏的經濟背景，以及自然界裏一切的萬有，都是包圍着人生的物質條件。在物質條件之下，既然決定了社會的上層建築——社會制度，政治，法律等，牠們也必然的和牠們姊妹建築的文藝，發生極親密的關係。因此，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文藝家產生，不是偶然的。

就地域而言，在寒帶或近寒帶的人們，受氣候的賜予薄，所以富於與自然搏鬥的毅

力，但他們生活亦因之趨於實際。以產生的學術而論，則重在深刻的考慮的實用的一方面。推出代表，在文學上要算是詩經了。在熱帶或近熱帶的人們，他們受氣候的賜予厚，因之他們的生活內容，較寒帶要豐富；於是他們便富於幻想，聯想，抽象的哲學觀念便易於產生。推出代表，在文學上就算是楚辭了。然而這兩方面的差別不是絕對的，在交通相當的發達以後，文化起了交通的對流，因之兩方面便互生影響，互相有些變化了。

李白是一個感受性極強的詩人，他生長於南方，因之受南方思想文藝的影響最深；但他壯年以後，又徜徉於兩京河洛之間，北方的思想，山水，人物，同樣的給了他深重的印象，加之他對讀詩經的興趣很厚，因之他作品中也不乏許多帶有北方性的作品。

南方的文藝給予他的淵源，稍近的要算是楚辭，較遠的要算是道德經和南華經了。道德經的音節嘹亮，理想高逸，很合太白的脾胃，他不惟思想上受益不少，文藝上竟有全用其文句處；如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說：『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爲天下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又說：『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羅。』又說：『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太易……自然

成妙用，誰知其指的……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這些話，都是出於道德經上的。關於南華經呢？細看他的大鵬賦，居然是一篇縮短了的逍遙遊；取南華經來一比，才見得我們所說的是正確的。王琦對於大鵬賦說：『太白以鵬自比……莊子寓言，本自宏闊，太白又以豪氣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照這幾段看來，太白與老莊……的文藝，確是有關係的。而想像上，莊子以鵬爲他的理想的人格之象徵，太白何嘗不然？這種神祕的象徵，非生活裕餘的南人，絕對沒有，尤其非想像同源的南人，亦不能有如此的表現。又從他的文藝——尤其是詩歌中，很感到他有點縱橫的氣概；這層話，劉師培曾經說：『太白之詩才橫溢，旨近蘇張，皆南方之詩也。』可是，在此我們要問一問，太白是不是完全代表南方性的作者呢？讀他的作品，都又感到有點兒歧異；南方山明水秀，氣候溫和，生活富庶，其文藝多出於綺麗的，自適的，易引我們入於旖旎纏綿的境域；北方塵多霧重，生計爲艱，觸目是滔滔的濁流，莽的荒原，故其文藝所表現的，多是真率的，奮鬥的，憂鬱的，然而他也有他偉大的美的存在。太白的文藝，如宮中行樂詞，清平調……是何等綺麗而自適；他的戰城南曲，

登泰山……又是何等的慷慨而真率；這種嚴格的區分，因他常在楚漢，根本上具南方人的特質，而他三十歲後入了黃河流域，盤旋二十餘年，這其間不能不受氣溫地域的影響，而他的好友杜甫高適都是北人，當然也給他的影響是很深的。現在關於他的作品，且錄出兩首以資比較。

1. 山林的白描，如：

「蜀國多仙山，峨嵋逸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喜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

——登峨嵋山。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靈鄒魯烟；我來尋梓愼，觀化入寥天。古木翔氣多，松風如五弦；帝圖終冥沒，歎息滿山川。」

——魯中大庭庫。

在上面所錄的兩首詩中，我們看出兩個不同的意境，和兩個不同的寫法；上一首是在一個羣巒聳翠的，圖畫也似地籠罩的南方；故所表現的心境，是非常的快樂，飄然欲仙的樣子；下一首是在一個模糊煙霧的北地；故所表現出來的，只是蒼松古木，獨對着詩人

苦惱的歎息。如其我們仔細地將這兩首詩對照着推考一下，我們一再地，深深的感覺得地域的關係對於作者的作品是有如何大的影響。

2. 生活的寫實：在唐代的時候，因為各地社會的發展不能一致，所以他們，南北方人民的生活，也很不相同；北方土地曠大，人民重農桑；故他的文藝中常稱『五月梅始黃，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機杼鳴籬櫳。』又說『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南方河流便利，人民重商務，故他常稱『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鄴闕。』又稱『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并且，爲着上述的關係，南北的風氣，也是迥異；北方多慷慨悲歌之士，加之當時皇帝的喜尚邊功，故造成一種豪邁游俠的風氣。這些事實，在他的北風行，扶風豪士歌……中都可以看出。尤其是司馬將軍歌和白馬篇表現得最爲顯明，今抄之於下：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士如雲雷；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驥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



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戰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如嬰孩。羌笛橫吟阿鞞回，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司馬將軍歌。

『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宜山虎，手接太山獠。酒後競風彩，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經百戰，匈奴盡波濤；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隱蓬蒿。』

——白馬篇。

下：南方的富庶和多年的承平，造成了南方的奢華習慣；而經商的事業，也成了一般平民的追尙；這在他的南都行，丁都護歌，長干行可以看出；尤以江夏行寫得明瞭；今抄錄於

『憶妾驕小時，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長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

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個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爐女，紅裝二八年。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恸。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知輕薄兒，且暮常追隨。悔做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江夏行。

由上面的例證，可以知道那時的北方雖然仍舊是重農，然而南方已經有了重商的現象；因此我們知道李白的帶有個人主義傾向，也是那時候的經濟狀況給予他一部份的影響。在古時商人是被蔑視的，然而他給予個人的個人意識是存在的。——這正是自由思想，必然的要發生於重商主義的影響之下。

李白之所以有自由思想的傾向，這正是重商的地域所給予他的暗示性。

我們以前說到李白詩之所以能成其雄渾的原因，是廣漠的空間與悠長的時間所給予他的一種『力』。因之我們證明到自然界所賜予詩人的寶藏是異常的雄厚。以一個富於感受性的詩人，而生活在變化萬千的自然界內，他奔放的情緒，通常要繫在某一種物件之上，然後他才能感着恬靜。如果祇有冷酷的世間而沒有自然界做他發洩情緒的對象，那瘋人院裏便裝不下那些 *Hysteria* 重症的人們了。因是自然界對於詩人，常顯示給他們一種祕密，一種莫可言喻的愛，或借他們以一種率真轉輸之於一般的人類。同時，詩人之對於自然界，也很能用一種真摯的愛火去灼熱牠，使自然界與他個人鎔鍊而為一，於是他便成爲天之驕子，而奔放在自然的懷裏了。結果，他驟然在世間找得了人類的愛，或是美，他便更覺得大自然所給他的幸福和歡樂，他就無疑地贊美起牠，頌歌起牠來了。如他所得的是冷酷，是苦悶，那他滿腔的幽鬱無處發洩，他祇有咀咒自然，借自然來消恨了。

李白是一個感受性極強的詩人，於是他便成了大自然惟一的驕子了。我們先且由

李白生活的階段裏，找出他和自然界締結關係的歷史。

他在他的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曾經述說了他和自然相匿相親的往事，他說：「昔與東巖子隱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以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由是可見他對自然界裏的生物，都取着極友愛的態度。他又說：「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者，遂來觀焉……至移三霜焉。」又在廬山謠中說：「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再歷考他的足跡所到，則中國所有的名勝之地，他都到過。范傳正在他的墓碑上還說：「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由以上看來，太白的坎珂一世，惟自然配稱是安慰他的慈母，因此他也以自然的驕子自居了。所以他到生命要結束的時候，向自然的懷中一撲，一切所有，盡付還於慈母！

至於他的文藝作品，一描寫到自然的風物，都很豐縟而率真，我們且擇錄數首於下：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鳳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

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升翠微上，邈若浮羅巔。西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  
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繞青烟。入遠搆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  
無區中緣。永辭霜台客，千載方來旋。

——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  
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造絕巖。」

——望終南山。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時還？」

——贈盧司戶。

這樣把自然的美處，不但是赤裸裸地呈現了出來，並且把他和自然對待的關係，也  
很清楚的說出。我們看他上面幾首詩中，有極多的句子是表現自然界裏的東西都有人  
格似的，於是這些東西便成了他的伴侶，他的好友了。詩藪上曾經贊賞他的「寫景入神，  
」正因爲他能投身入自然界而與之同化，於是他本身也就成了自然界裏一切生物的  
領袖，他當然可以和那些不語的生物相周旋了。這用種唯心的調子來說便是「入神」

實際上，這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自然化。

因此，他還不僅是把自然界裏的事物看作知己的朋友，他有時便直接把牠們當作自己人格的象徵。在古風裏他說——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豔恐休息；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托，歲寒終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嘆蕤菲詩？玉顏豔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思將畢，賤妾將何爲？」

從這孤花獨木的淒涼裏，可以看出他憂民憂國的心肝；從這美人香草的比擬裏，可以看出他清逸而孤芳的人格。在這當中，自然的孤高和他自己的孤高，俱互相融化着成就在一種潔境。

可是他在萬事臬兀之下，放懷杯酒之餘，他便任情地對自然界詆牾幾句，甚至於希望「河山破碎，大陸平沉。」茲舉例如下：——

「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之第三首。

「我愛銅官山，千年未擬還；要習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銅官山醉後絕句。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騶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句。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江夏贈韋南凌冰。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蠹蝨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擬古之第八首。

以上的詩多半做在天寶以後，那時正是李太白的悲哀人生觀更加深浸的時候，因了到處都有說不出的幽憤，因此一切自然界的事物映在他的目光中是憂鬱的，是可憤的，於是他便不免遷怒於自然了。除此之外，他再沒有洩憤的對象了。

此外，他逢了亂世的顛困，道路的艱難，人情的嶮巖，吏治的黑暗；但他的痛苦既不能直抒，他的憤恨又不可以明罵；結果，便把自然來理想化，象徵化，曲折地發出他胸中的牢騷。在李白的詩歌中，關於這一類的佔多數，我們且舉一首蜀道難來做引證。

『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鼈，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援



猿欲度愁攀綠。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難。

這首詩的表面，是寫的由秦入蜀的羊腸小道；其中峯巒巖的險峻，鳥悲猿啼的恐怖，月色慘淡的凝冷，枯松掛壁的凜凜，無一不使人毛髮森然！但是，蜀道真的如此嗎？他曾經走過這樣的路嗎？在事實上最不會如他所描寫的那樣奇險。他不過借嘹亮的音節，寫出他的冥索和幻想，而把人事方面的險巖寓了進去，挺出人民反抗苛政的呼聲吧！可是他却借大自然做了他的背景，不獨描寫的技術很高，而他雙敲或三敲的寓意，也能不

失掉他全詩的美。這樣，作品不能不說是大自然的助力。

### 三

我們以前分析到特殊封建社會的性質，是個人主義祇有一個極幼稚的傾向，個人主義的經濟條件尚未發達；但一方面封建社會自身的矛盾已現，因為發生經常期的政治革命——而這種革命又為野心政治家所利用而至於消滅。所以中國近兩千年的朝代更換，治亂無常，都是這個原因。因此，無論那一個朝代，都有那朝代的政治；而這政治不祇是皇家的記載，却有關係於人民生活的苦樂。當一種亂世的政治，生活的痛苦波及於民間而擴大起來，在那些醉生夢死的高級人們，是不會受影響的。他們置若罔聞，甚至於一點不關痛癢。可是在熱血奔放的詩人看來，他心裏便會生出極熱烈的反應來。這正因為詩人的心裏滿裝着炸彈一般的同情種子，這種種子茁發的作用，一面表現詩人自己對於黑暗政治之反抗，一面却為當時的弱者鳴出許多的不平與悲哀的呼號。這種以同

情作中心的作品，詩經裏包含了很多。其對於不平的呼號是：『氓彼有屋，蔽蔽方有穀，民今久無祿，天天是楛。哥矣富人，哀此悼獨！』（見小雅正月）其對於戰爭的反抗是：『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見小雅何草不黃）離騷上也說：『長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艱！』這樣慘痛的喊叫，我們看出當時是在怎樣的一種壓迫之下呀！

李白的青年時期，雖然社會上有些不平的事；可是在內地民間的狀況，算還是很安謐的。因此他少年的作品中，除去他有些遊俠性的作品而外，也很不少歌頌功德謳賞太平的東西。但一到了中年向後，他游歷的地域愈多，掘發了民間的痛苦也愈多，於是他反抗黑暗政治的地方也就加多了。我們把他這一類的作品分兩種寫出如下：

1. 描寫戰爭的罪惡：唐代在高宗以後，開元以前，戰爭是很少的。及到了開元天寶中，却正如蕭士贇所說：『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戰爭無時。』這時是種禍亂之始。通鑑載：『安祿山以六萬兵沒於契丹，哥舒翰以攻石峯堡，死者數萬。』這便是『上好邊功』的

成績。所以李白在那時遂有戰城南之作，把那時戰爭的慘狀暴露出來，而給了朝廷一種暗示性的諷諫。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戰爭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鴛啄人腸，啣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戰城南曲。

唐朝的統治，有人說像以天寶之世爲分水嶺，就是天寶以前極盛，天寶以後便糟極了。在以前人心的惡戰還祇於是邊疆上的事，以後外族的勢力侵入中土，而內地的騷亂也乘機興起，在這時候，政局日陷在混亂當中，民心也就更加騷擾起來，而民間便失去了安寧的生活。我們再看當時李白所寫出來的擾亂的情形：

一朝作猛虎吟，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旌旗續紛

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爲燕地囚，胡馬翻啣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鯨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猛虎吟。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扶風豪士歌。

「……俯視洛陽城，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

上幾段取材的背景，通鑑上載得很明白，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數衆，號稱二十萬，反於范陽，引兵南下……時海內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而當時廣平鉅鹿趙士博陵文安魏信都……朝俯朝廷，夕歸安史。弄得人民既不得安寧，又不知所從。未幾皇帝幸蜀，兩京淪陷矣！」

當邊疆爭戰的時候，不知驅去多少青年男子，衝鋒陷陣，死活不卜。於是一片幽怨之聲，起於閨中。而李白心裏滿貯着同情的悲哀，將那些女子纏綿悱惻的幽情，從他美妙的

文字中抽露出來。這是詩人反對混戰側擊的寫法，其用意深長。功利主義者視之爲無聊的婦人之辭，是錯誤的。我們在底下錄下幾首爲例：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慙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閨裏佳人年十餘，嘯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鴈，啣得雲中尺素書。玉手

開絨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鳥浮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

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

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眞珠簾宿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

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使馮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

巾拭淚坐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國綠草飛蝴蝶。今年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

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思邊。

1. 寫出政治的橫暴。在唐玄宗天寶以後，李林甫秉政，自稱野無遺賢；楊國忠繼之，專謀引用私人，於是奸慝日進，把朝廷上弄得暗暗昧昧，把民間弄得紛紛擾擾。加之拉伋徵糧，無所不至；酷吏又從中作威，肆毒無窮！那時的老百姓，真和民國已來十七八年間的情形相似。我們且看李白詩中所描寫的一段當時徵兵政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淡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日，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常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身？』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古風。

這段事的背景也同樣的載在通鑑上，是「天寶十載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瀘南。遂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詔。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鎖送詣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

子送之，所在哀聲遍野。」

李白又感覺到，當時政。治當局用人的淫濫，一切上下官員，大半以利引進，於是蠅營狗苟的小人，都居要津；而剛腸的君子，則反被擯斥。像他這樣心肝坦白的人，自然是被棄如塵埃了。以是他常用些譏諷的句子，自哀哀人，藉以發洩他無限的悲憤。如：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古風。  
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這不過他對小人們消極的態度；一積極起來，他就罵他們「豺狼盡冠纓」了。以豺狼似的行政人員，絕不能有好的政治。然而豺狼似的行政，在表面上是上面撒下的壞種子，傳播到下級官員裏去的；可是在實際上下面有壞的苗，才能有上面的壞種——這也是循環的正則。那時的外任長官，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我們一看李白的丁都護歌，就可見那時吏治腐敗的一班了。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丁都護歌。

這首詩的背景，詩比興箋上說得有些可靠。他說：「天寶元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滄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新潭賜名曰廣運。詩蓋陳疾苦以諷其上。」再看詩中寫的是：月出的時候，拖船的把船拖到泥中；鑿河的把鑿子鑿在石頭上；他們的冤苦，千載留形；他們的血淚，萬古有痕；爲了獨夫的高興，不知埋葬了多少可貴的勞力呀！

然而，歷史依舊是這樣翻演着。在偉人的願望之下，苦工們的血汗是不計的。死了的李白，是死有餘恨的了！

## 第三章

### 李白與歷代詩人的關係及影響

李白詩的模仿性——歷史文藝給予李白的影響——李白詩背景的刺戟與並時作家——李白死後的李白詩之影響

模仿性的濃厚，在整個文藝的評價上可說是一個缺點——這一個批判當然不能對李白特別原諒。但另一方面，善於模擬亦未嘗不是李白本人的長處。李白的擬詩，不僅是形式上的成功，他能在自己的靈魂中叫出古人詩的精神來，換句話說，他能將古詩的內含溶解在他的感興（Inspiration）之下，混合成了他精粹的作品。因此，我們爲了李白的模仿性強，我們便有進一步研究這模仿兩字的必要。

對於模仿的性質，我們覺得梁啟超在他的什麼是文化裏說得是對的，他說：「凡模仿的活動，必不能與所模仿者絲毫脗合，因為模仿的對象，經過模仿者的識闢，當然起多少化學作用……所以嚴格說來，無論何種模仿行為裏，不能絕對不含有創造的成分。」又說：「須知創造力如何大的人——如孔子蘇格拉底等——亦絕不能脫離週遭環境——固有文明之感受，這種感受，即是模仿的資糧……所以嚴格的說來，無論何種創造行為中，都不能絕對不含有模仿的成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創造和模仿，本來是劃不出一條明顯的鴻溝。不過前後所趨向的文化傾向相似，或對於某一件事有相似的感覺和意見，便取現成的來做一種資料，可以節省些技術上的煩勞，而且有意刻畫到更近於舊的選材，這便是模仿的含義。

在封建社會的一般意識裏是崇拜古人，崇拜英雄。因之模仿的技術高，是常受社會上的榮敬的。李白生在那一個時代裏，時代決定他的意識使他不能超脫了這一點。

然而，即使是李白純粹的擬詩，但他特殊的風格和他超俊的個性是存在的。他擬詩

的藍本，雖然經過無數淺薄的文人模擬過，而他一出手便不同於別人——這並不是他的超凡，而是他在詩歌的修養上比較豐富。他的天才，似乎是特別偏向於詩歌方面的。

但他爲什麼一定要模仿呢？這當然不外兩種深厚的影響：在縱的方面——歷史文藝給予他重重的昭示；在橫的方面——當時環境給予他一種無可奈何的同化。因此，雖然以一個富於創造性的李白，以一個震撼當時文藝界而使牠生了變革的李白，仍然可以找出他很多的，他詩的來源的綫索。

又，中國文藝中模仿色彩最重的時期，要算漢魏六朝了。談起這種原因來，大半是受了當時經學家的師傅和家法的影響。使當時學者都以爲無所本的學說爲不足道，爲最可恥。所以他們如想把自己的學說，行之于世，但爲了怕人家以他的學說爲無所本，而不信從；于是他就強託古人，先強古人服從，然後才能得大家的信從。故自秦以後，所得的古文

書籍，自然不無真品，然而僞託的也很不少了。這種不依古人爲很羞恥的思想，直接波及到文學界來。所以漢文學家楊雄作太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作反騷擬離騷。司馬相如作大人賦仿遠遊——朱熹說：『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用遠遊語。』康對山說：『古人作文，皆有依仿，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全用遠遊語。』——同時從擬古擬騷並至於擬詩，所以枚乘的古詩，置之古詩十九首中，居然魚目混珠了。到了六朝，模擬的作品更多了，所以蕭統的文選中，特別立了雜擬一門，專爲收錄擬古的作品。此種模古的風氣，至唐猶存。太白生在此時，受這種時代的驅使，所以他對於古今的名作，都留意模仿過，今分述於下：

A. 詩經；

太白生平最愛四言詩。所以他常說：『與寄深遠，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四言的始祖是詩經，降到漢魏六朝，樂府中四言獨多，因此郭茂倩在他的樂府詩集序裏說：『郊祀若頌，鏡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這是詩的一段變遷，也是樂府的產生的淵源。太白的作品以樂府爲獨多，亦以樂府爲最好。今錄古樂府與太白的樂府各一首，以見比較：

谷一著以「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各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樂一丸，自知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欄干。親交在門，飢不知飧。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樂府古辭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進脣。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陵三山，陸憩五嶽。乘龍上三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螭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疆置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翁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太白的來日大難

再看他的集中，有上雲樂詞，自注云：「老胡文康詞或云范雲及周捨所作；今擬之。」而太白的獨漉篇，蕭士贇說：「獨漉篇，卽拂舞中歌五曲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作漉，

——祿漉古通，或作鹿亦通。——其間命意造詞，亦模枋規定。——而李薦說他的遠離別蜀道難爲風之極致，由此可知太白的作品中之一部出于樂府，而樂府又出于詩經，是則太白的模擬，遠要推及詩經了。

B. 楚詞：太白的思想，受屈宋輩的影響不少，這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看他的文藝，與屈宋輩有沒有關係？對於他的鳴皋歌送岑徵君歌一篇，晁補之說：『至于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詞也，而世誤以爲詩，因而出之，其略曰，脰蜒嘲龍，魚目混珍，縠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傲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天才逸蕩，故離而去之云。』朱晦庵說：『白天才絕出，尤長于詩，而賦不及魏晉。獨此篇——鳴皋歌——近楚詞。』李薦師友見聞記說：『遠別離蜀道難爲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宋下。』楚詞爲浪漫派文藝之高品，後之學者不惟模擬得相似的很少，連模擬的人，也不多得。而太白獨拾級漢魏而模擬之，並及於相似的地位，可見他的天才有過人之處。

C. 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文選不言其姓氏。牠的作者姓氏不詳瞭，我們

儘可不去理牠，但牠的本身佳麗而雋永，那是人人都承認的。因此，牠居然成了一般詩人的「Model」了。所以凡是學詩的人，都得把牠模仿一下。細計起來，曹植有雜詩九首，陸機的擬古十四首，阮嗣宗的詠懷八十二首，陶淵明的擬古九首，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都是仿牠做成的。一直到了太白，照例也做了擬牠的十二首作品，此外他的古風五十九首，宋漫堂也說牠有十九首的遺意。

D. 歷代大作家：太白不惟上擬詩騷和古詩，他對於歷代的大作家，也都有所模仿。杜甫春日憶李白詩說：「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西溪叢話裏說：「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鮑照白苧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葉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句也。「揮塵餘話裏說：「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句也，太白取用之。」朱子語類裏說：「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白專學之。」漁隱叢話裏說：「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西陽雜俎上說：「李白前後二擬文選不如意，



悉焚之。惟留恨賦。」王琦輯註裏說：「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太白此篇——擬恨賦——段落句法蓋全擬之。」又說：「太白諸短賦，雕脂鏤冰，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另太白自己的詩說：「昨夜見惠連，朝吟謝公詩。」可見他生平最服膺的詩人是謝眺，所以他在詩文裏屢屢稱道。如雲仙雜記裏說：「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同時，在他自己的詩中，有「明發新林浦，空吟謝眺詩。」又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是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的句子，他直接取用之。這正是他因了目前的情景，不能有比謝眺更好的句子來寫牠，直用原句，又較勉且去揣模的好得多。由此我們可以證明，李白的模仿名詩，是至少要 and 原詩的價值相頡頏的。

總括起來，李白對於古人詩的模仿，在元嘉時是以謝靈運謝惠連鮑照爲對象，在永明時是以謝眺爲對象；到了齊梁之際，多半是以庾信陰鏗江淹爲模仿的對象。

魏晉六朝文藝的趨勢，走到了唐代的一個階段，那種四六式的文體，經過了齊梁徐庾等綺豔的風流，牠的勢力便愈加擴大起來；唐初雖然有些小的變革，但終於不能挽回過來。看羣書備考上說：『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服靚妝，燕歌趙舞，雖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駢麗猶存……』太白生在此時，他所做的文章，自然有這種四六式的駢體的成分在內，不過太白是個詩人，在文章方面不大注意，因此他不能脫離那種駢文的濫調。太白的注意既然在詩歌上，那時的詩歌究竟是怎麼樣呢？這裏我引兩個人的說話：嚴羽說：『風雅頌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的五古，三變而爲歌，爲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皮日休說：『歌行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看；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照這兩段語看來，詩歌是隨時代變化的，時代怎樣走，詩歌也跟着怎樣走，所以中國的詩歌，到了唐代，也就走入了兩條道兒上：

A. 官體——雜體；——大唐新語上說：『梁簡文帝爲太子，好爲豔詩，境內化之，浸以

成俗。』王志上說：『劉希夷學簡文，而超艷絕倫，居然青出。王維繼之以煙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爲大家。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曲，盡其支流；官體之巨瀾也。』唐太宗常作豔體詩，使虞世南唐和之，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不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這是六朝的流風，到了唐朝，使王楊盧駱，不能脫掉脂粉之習；張王二李，不能免去纖麗之氣。無怪乎，太宗君臣們，深爲惋惜，而皮日休詆之爲豔傷，加之以『南朝之罪人』的惡名呀！

B. 今體——律詩；——律詩的體製，本從休文談四聲八病起的。隋陳的時候，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的作品，往往有五律七律排律的形式。唐王績野望九月九日……詩；太宗的餞來濟詩，都覺得聲律穩順。照此看來，律詩的起源，倒不是故意做的，不過偶合新體罷了。在上官儀的時候，他給太宗上了詩有六對八對的摺奏，六對是：正名對，同類對，雙聲對，疊韻對，聯綿對，雙擬對，八對是：同名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聯綿對，雙擬對，回文對，隔句對。——見詩苑類格——稍後四傑也是很重律詩的，藝苑卮言上

說：「王楊盧駱……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及到沈佺期，宋之間時，他們竟揣搗聲音，做體勢，纔與六朝以前的古體，判然分開了。凡爲律詩，須得八句四韻。藝苑卮言，對於他倆曾說：「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于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對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自從這些人重視律詩以來，千有餘年，無量數的英俊，便傾心濡血，依樣葫蘆，無怪皮日休斥之爲麗病，並加他們以「南朝罪人」的徽號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偉大的詩人，共踟躕在那種浮淺薄艷的形式文學之下，便不得不想有所變革了！於是從中唐而後，成了中國詩歌史上所沒有的那樣繁盛，單拿和李白有些關係的作家來說，如王昌齡、孟浩然、王維、杜甫、高適、岑參……等，俱自樹一幟，各有獨到之處。總觀他們的作品，對於舊的弊病俱有所變革。但他們多數對於律詩，却有深長的興趣；而作品的中心思想，還不外於忠君、隱逸、塞上的苦況，和描寫戰爭的罪惡等。同時，在他們互相贈答的文藝中，可以看出他們互相愛敬互相影響的地方。尤其是他們之

於李白，都表現出一種熱烈的敬愛，在無意中似乎仰他爲詩宗。

李杜的優劣，我們在第一章裏已比較詳細地說過。杜詩以杜甫的環境較壞故得後人對他憂鬱性的崇拜；又因其言不忘君而得着「忠」字底下順民的推崇；但在當時，杜詩的影響是遠不及李白的——這在唐各家的專集上是可以看出來的。

在李白並時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直接給了李白的影響的——甚至於思想方面——陳子昂算是唯一的了。在他的詩歌方面，雖然沒有成帙的著作，但他復古的傾向，正和李白同其淵源；其攻擊束人性靈的律詩，完全和李白站在同一的立足點上。然而子昂生於前，李白生於後，自然是李白對陳子昂的仿倣。這一點，朱熹在他的論詩裏說得很明確，他說：「古風兩卷，多倣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祇是他雖然這樣說，但終未舉出顯明的例子來，殊屬憾事！但就我們讀了他倆的詩的結果，覺得李白的詩，有些確是擴大了陳子昂的詩來的。我們且舉出兩個例子來：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邇，河朔氣雄哉！藉藉天驕子，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墩空崔嵬。嗟嗟吾何嘆？邊人塗草萊！

——子昂的感遇第三十二首。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鞞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勞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邊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太白古風第十四首。

b.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

——子昂的登幽州臺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思壯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太白的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由以上的兩兩相比較，可以看出白的詩不但模子昂詩意，而且造句文氣，息息相通，我們謂李白善於模擬，誠非虛語。

此外曾給了李白一點影響的，便算是崔顥。顥在當時，是一位狂蕩不羈的詩人，很為當時人所注意。他曾做過兩首律詩，寫在黃鶴樓上，太白曾模擬之。劉克莊曾經說：「古人善服，李白登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驛題詩在上頭』的話，至金陵，乃作鳳凰臺詩以擬之。」瀛奎律髓上說：「太白鳳凰臺詩，與崔顥黃鶴樓詩相似，格律氣勢，未易甲乙。」據上面看來，太白對於崔顥的確有點心服，所以對於顥的詩，也竭力模擬，以爭甲乙。今將他倆的詩並錄於下，以見比較：

「昔人已乘白雲去，比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的黃鶴樓詩。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芳艸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太白鳳凰臺詩。

以上我們雖然說到李白的善於模擬，但模擬並非他唯一的特長，模擬對於富於創造性的李白性情是不大相合；不過他對於古人或時人的長處特別能撫其精華，而且他求學的態度是比較虛心的。再加之好模擬的唐代風氣牽制了他，他便無意中成了一個模擬家了！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時代對於一個所謂『天才』者的壓力！

四

李白詩超俊逸蕩，渾出於自然，形式上既不易揣摩，思想上亦難於捉摸。故自李白死後，一直到了現代，好讀他的詩歌的人是無代無之，然而學他的人確是很少。晚唐以來的詩人，固然沒有一個詩人不熟讀李白的詩歌，但自己做出來，是與其學人力所難以到的。



詩家李白，倒不如學人力而能做到的律詩詩家杜甫了。在宋代，所謂天才詩人的蘇東坡，很勇敢的着手學了一學李白，成績自然是不壞了；然而陳后山嘗說：『東坡晚年學太白，至其意則得之矣，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元代楊鐵崖的樂府，古勁蒼健，有人說出於青蓮（李白別名）；但因了他過於做作，遂使當時王彝之徒稱之爲文妖。清初金和、體裁多學白居易，但風格則多學李白，然而還差得很遠。祇有清乾隆年間的黃仲則，做詩竭力擬太白，然亦失之粗薄；但他的風格却已十得七八了。同時，黃仲則對太白詩的傾倒，一言一詠，都可以流露出來，他在太白墓上，曾題有『我所師者非公誰？』之句。他的朋友洪北江也說他的詩是出於李白。黃仲則天才亮特，他的作品很有些可以讀。我仍現在選抄三首，也可以看出李白詩所給與他的影響了：

東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擊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著處，卽今遺躅猶相思；

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飄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非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空石卻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太白墓。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青之樓樓百尺筍，河夫子文章伯，風流髣髴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同雲開，西其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耳耳，坏土若論七八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

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箭河先生借宴太白樓醉中作歌。

「騎鯨客去今有樓，酒魂詩魂樓上頭。欄杆平落一江水，儘可與君消古憂。君將掉頭入東海，我亦散髮凌滄洲。問何以故居不適才人自來多失職。凡今誰是青蓮才？當時詰屈幾窮哉！暮投宗族得死所，孤墳三尺埋蒿萊。吁嗟我輩今何爲？亦知千古同一坏！酒醒月出風起壑，浩浩吹得長襟開。」

——太白樓和稚存。

## 第四章

### 李白的世系及其年譜

根據以上三章的論述，我們可以證明一個大文學家的成就，必然的和他時代環境以及氣候等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如果要更進一步瞭解作家的作品，對於作者生平歷史的經過，實有研究或攷證之必要。至對於作家個人的世系，本無關緊要；但在兩種特殊的條件之下，一個人的世系是被重視的。在封建社會裏，封建主的階級觀念非常之深，因之一般的封建觀念，是注重個人的世系的。「庶民之子」在古代俱視爲貴族履下的泥土，這一點，我們由唐玄宗對李白的一段誇讚，就可以看出來。李陽冰在草堂集序

裏說，「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飲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自然，以一個布衣而仰瞻了皇上，可謂出盡天下之大風頭！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所謂道義，那能如是！於是凡是替一個出身平凡者做傳的人，就要數出那個人的貴祖宗來掙面子了！譬如一說及李白，便說是「隴西涼武昭王九世孫」，這種身分自然是不小了！

然而在近代的科學家，也有注意研究個人的世系的，如遺傳學家的研究「天才」者的世系是。因此，我們便保留下面一小段的對李白世系的攷證，以資參考。

李白字太白。他的世系和鄉里，本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我們姑且把那可靠的搜攏來，如唐書李白的本傳上說，「白是興聖皇帝九世孫……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范傳正新墓碑上說，「……得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又說，「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劉全白說，「君名白，廣漢人。」魏顥說，「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縣，身旣生蜀……」李陽冰說，「

太白，隴西成紀人……謫居條支……神龍初，逃歸於蜀。」

綜以上諸說歸納起來，可以知道李白是隴西涼武昭王——唐高祖時追封興聖皇帝——的九代玄孫。他的先人，在隋末被竄於西域——條支或碎葉（異名同地）——神龍初，逃歸於蜀，有的說客巴西，有的說住緜州，有的說居廣漢。考唐無廣漢，而有緜州，緜州在漢爲廣漢涪縣；蜀漢時，隸梓潼巴西二郡。西魏時改爲巴西，唐復爲緜州。（以上見圖書集成四川總志）是則廣漢緜州巴西，名有今昔的區別，實則是一塊地方罷了。

我們拿李白自己的文藝來做引證，很可以找出他些憶蜀的句子，如「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雪宅。」可見他與蜀地親切的關係。然而他又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見上韓荊州書）又說：「白家本金陵」——（陵字不合，隴西有金城，各家均疑是城誤）——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見上安州裴長史書）由這幾句自敘文看來，他又說他是隴西布衣，流落咸秦，終於長在江漢——大半指蜀而言——那他生長於蜀，是沒有問題的。但他誕生之地，究竟是隴西

或是咸秦，還無確據可以證明。不過爲他作傳和碑銘的那些人，都同聲的說他是神龍初方到蜀的；那末，就他的年歲上考察下來，他那時已經是五歲了。總之，他的童年是大半度在蜀中，這是翻不了的一個鐵案。

關於他的世系，祇能略考之如此。

我們要知道李白詳盡的歷史，如祇是抄唐書的李白本傳，或是抄替他做傳和碑銘的那些人的大文章，是非常無聊的；同時，在目前我們也沒有替他做詳傳的必要。我們爲醒人眉目起見，祇好替他做一個大事年表。在過去王琦有一篇李太白年譜，我們便根據了這個，略爲增減；王氏有些謬誤的地方，我們再依照李白集中本文與唐書而爲之更正。李白的大事年表，列之如下：

中「唐代年號」

「西歷紀元」

「歲數」

中宗長安元年，

七〇一年，

一歲，

是年，太白生。

太白所活的歲數，在錢大昕的疑年錄，是據曾鞏的李白詩集序，說他年六十四

歲。李華的李君墓誌序說『年六十二歲卒。』又考他代宋中丞自薦表上說那時是

『年五十七。』此表作於肅宗至德二載，由表中證明年號的相符，以此推算，恰與李

華說的年歲合，於是知錢氏據曾鞏之說有誤。太白實六十二歲，死於寶應元年，而生

於是年。

中宗長安二年，

七〇二年，

二歲。

中宗長安三年，

七〇三年，

三歲。

中宗長安四年，

七〇四年，

四歲。

中宗神龍元年，

七〇五年，

五歲。

范傳正新墓碑云：『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



高臥雲林，不求仕祿。太白於是年能誦六甲。

中宗神龍二年，

七〇六年，

六歲。

中宗景龍元年，

七〇七年，

七歲。

中宗景龍二年，

七〇八年，

八歲。

陳子昂卒於射洪縣獄中。

中宗景龍三年，

七〇九年，

九歲。

睿宗景雲元年，

七一〇年，

十歲。

太白能通詩書，觀百家。

睿宗景雲二年，

七一一年，

十一歲。

元宗先天元年，

七二二年，

十二歲。

杜甫生。

元宗開元元年，

七三三年，

十三歲。

元宗開元二年， 七十四年， 十四歲。

元宗開元三年， 七十五年， 十五歲。

好劍術——上韓荊州書——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詩。此時正太

白年少氣盛，一方面沿習了一種英雄主義的游俠思想，一方面正是模擬古人文賦

的時候。

元宗開元四年， 七十六年， 十六歲。

從東巖子隱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奇禽以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

驚猜——見上安州裴長史書。從此以後四年，他盡是過的山林生活。

元宗開元五年， 七十七年， 十七歲。

元宗開元六年， 七十八年， 十八歲。

元宗開元七年， 七十九年， 十九歲。

元宗開元八年， 七十九年， 二十歲。

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好施。這年蘇頲出爲益州刺史，太白於途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顧謂羣僚說：「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以學，可與相比肩。」這是他想跳上政治舞臺，出而用世，干要人以顯頭角的第一步。

元宗開元九年，

七二一年，

二一歲。

元宗開元十年，

七二二年，

二二歲。

元宗開元十一年，

七二三年，

二三歲。

與友人吳指南同游楚南窮蒼梧，泛洞庭。指南死於湖上，太白伏屍痛哭，若喪天倫。後便之金陵，東涉溟海，客汝州。在這四年內，他足跡游遍了東南各地。這在他詩集中，當與上安州裴長史書中，都明白地說過的。

元宗開元十二年，

七二四年，

二四歲。

元宗開元十三年，

七二五年，

二五歲。

元宗開元十四年，

七二六年，

二六歲，

由金陵：各處，還遠雲夢，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於此者共三年。自後盤旋

於安陸者十年。這是在他的秋于敬亭送從姪崇遊廬山序上說過的。

元宗開元十五年，

七二七年，

二七歲。

元宗開元十六年，

七二八年，

二八歲。

元宗開元十七年，

七二九年，

二九歲。

元宗開元十八年，

七三〇年，

三十歲，

這年他上安州裴長史書曰：「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枕籍，制作不倦，

訖今三十春矣。」又與韓荆州書有「三十成文章」之語。可見太白到三十歲的時

候，做文章才算有了把握。

元宗開元十九年，

七三一年，

三一歲。

元宗開元二十年，

七三二年，

三二歲。

元宗開元二〇年，三三歲。

元宗開元二二年，三四歲。

元宗開元二三年，三五歲。

此年他北遊太原，識郭子儀於行伍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五月之東魯，家任城。

與裴政，韓準，孔巢父……酣飲竹溪，遊遊徂徠山，均在此後幾年內。

元宗開元二四年，三六歲。

元宗開元二五年，三七歲。

元宗開元二六年，三八歲。

元宗開元二七年，三九歲。

元宗開元二八年，四十歲。

是年孟浩然卒。張九齡卒。

元宗開元二九年，四一歲。

元宗天寶元年

七四二年

四二歲

南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元宗乃下詔徵之。太

元宗自至京師，與太子賓客賀知章過紫極宮，一見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

龜換酒爲樂。又言於元宗，詔見金鑾殿，論當時世務。草答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輟。又

元宗上宣唐鴻獻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飲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

元宗知，非素蓄遺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這是太白得寵於皇帝，爲生平顯

元宗貴時期的開始。

三三六

三六歲

元宗天寶二年，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四三年，詩集卷之三 四三歲，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太白在供奉翰林中，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爲酒中八

元宗仙之遊。

三三五

三五歲

元宗天寶三年

七四四年

四四歲

元宗天寶三年，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詩詔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

以水沃面，稍醒，即令秉筆，頌之而成。帝甚才之。此時是太白至尊極貴之時，然而也是他晦運開始之時。他數侍御宴，至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擇其詩句以激太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爲張垞讒譖，白於是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乃賜金放歸。自此以後，他的晦運上身了，他浪漫的生活，於是更陷於頹廢的狀態中。

元宗天寶四年，

七四五年，

四五歲，

自賜金放歸，乃東出關，遨遊河洛梁園間。他晚年贈蔡舍人詩云：「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而梁園吟中也說：「我浮黃河去金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歷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這更足以證明他去長安後，即到河洛一帶了。而他與杜甫高適岑參……一般詩人詩酒唱和的時候，也在此時。觀杜甫的詩中，有「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可見他和李白交好的一班。但李杜的相識，究竟在什麼時候呢？洪邁說：「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爲詩酒

會心之友。『考李杜於布衣時同遊梁宋，了無憑證。據我們的攷察，李杜在布衣時或者見過——至少他們互相聞名——但他們在梁宋作詩酒會心之交，却確在李白放歸以後。如杜甫寄李白二十韻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便是鐵證。又由白贈蔡舍人詩上看出他在梁園間與諸友相處有十年之久——這其中他交好的當時詩人自然不少。

元宗天寶五年，

七四六年，

四六歲。

元宗天寶六年，

七四七年，

四七歲。

是年正月，當政者枚殺李邕，太白有江夏修靜詩即傷李之作。

元宗天寶七年，

七四八年，

四八歲。

元宗天寶八年，

七四九年，

四九歲。

元宗天寶九年，

七五〇年，

五十歲。

元宗天寶十年，

七五一年，

五一歲。



元宗天寶十一年，

七五二年，

五二歲。

元宗天寶十二年，

七五三年，

五三歲。

元宗天寶十三年，

七五四年，

五四歲。

這年有贈蔡舍人詩，可見到此時他還住在梁園，此後他始離開，向宣城廣陵諸處游去。

元宗天寶十四年，

七五五年，

五五歲。

十一月，安祿山反，江北一帶，亂事叢起，江南亦被波及；太白乃由廣陵渡江南奔。由他的南奔書懷裏很可以看出他那時的行止如：『南奔劇星火，北冠無涯畔。顧乏

七寶鞭，留連道邊馱。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

顏高祖遜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從這幾句話看來，

可見他雖由政治舞台失敗了，而心還不死，所以還想有所倚藉以靖中原，這一點心

血，終使他出佐永王，以除妖氛。然他南奔至溧陽，刺中，却入廬山，隱居屏風疊。

肅宗至德元年

七五六年

五六歲

安祿山陷兩京，永王璘爲江陵都督，充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重其才名，辟爲府僚佐，及璘引舟東下，太白亦被約以偕行。

肅宗至德二年

七五七年

五七歲

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并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執法者猶以太白附璘論死。代宋中丞自薦表，是年作。表中爲自己申辯了幾句，如：「遇永王東巡，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這裏是他不得不說他被辟爲府僚佐是真的，然而到永王謀叛的時候，他是不願相從，然而終竟是被迫東行的，所以他在中道就奔走了，並且到彭澤縣陳首，自己雖然如此析白，却終竟被人猜忌而懷疑了。

肅宗乾元元年

七五八年

五八歲



是這年作的，不過後一首的地方不大明瞭。然而却證得他此年已到安徽的池州安慶一帶地方了。王摩詰於是年死。

肅宗上元二年，

七六一年，

六一歲。

此年又到金陵宣城歷陽……諸處往返優遊。魏顥來訪他，在宣城地方遇見了，魏顥很詫異的，因為太白此時是社會上的一個大落伍者，所以越發狂蕩不羈了。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上說：「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蘊藉；曾受道錄於齊，有青綺冠幘一幅。」這段話居然是太白此年的寫真小影了。

肅宗寶應元年，

七六二年，

六二歲。

「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旋利居，竟卒於此。」這是

范傳正記太白晚年的一段事情。劉全白說：「偶遊至此，遂以疾終。」李華墓誌云：「

年六十二，不遇，賦臨終歌而卒。魏顥李翰林集序上說：「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

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李陽冰草堂集序上說：「陽冰試弦歌於堂塗，心

非所好，公遐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亟……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也。  
『以上數說，李陽冰和范傳正兩人，一個說是卒於青山，一個說得疾於當塗；其實當塗是縣治名，青山是其縣城外的一塊小山吧了。而究竟怎樣死的，他倆一句未說。劉全白說他以疾終，亦無充足之理由。惟李華魏顥二說雖不相同，然均說不以疾終，是一樣的。而尤以魏氏說他是陷潭而死的，更爲明瞭悽痛！又攷他的知己杜甫也有憶他的悲歌，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又說：『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夢李白二首——而在天末懷李白中還說：『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這都是太白死於水中的證據。至五代王定保撰摭言時，竟大書而特書的說：『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洪容齋從地理上又攷得一條，證明太白是溺死的，他說：『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然而在當時太白的死若



## 後記

目下的國故學者，他們對整理國故的態度，多半着重一種鉤沉或是明隱的工作。他們常是找出些不合時宜的文藝家，和那些思想進步而受了當時思想壓迫的思想家，給他們一個好的批判而替他們出出怨氣。像這樣的工作，本來是應有的而且正確的；可是他們有種極壞的傾向，便是過度的估量了那些古人的價值——他們像捧角似的將那些古人們捧起，又恐怕那些古人辜負了他的台舉，於是便找出些空澀的別人不習見的證據來補足那些古人失傳的缺憾。最普通的，便是將些新的術語和新的思潮牽強附會的塞到那些古人的思想裏去，一方面是使那古人有超絕的先覺思想——換句話說，便是使那古人更其偉大些，一方面却證明某種思潮在中國是「古已有之」；這除去表示中國文人誇大性的弱點之外，是什麼成績都沒有。

以歷史觀的見地來攷察文學作家，當然在現代的中國不是沒有，然而有系統的關

於這些研究的論述，我們不能不說是很少。尤其是對於一個特殊的作家，長篇大文的替他各方面分析是沒有的。可是以學識淺陋的我，勇敢地來做起這一個冒昧的工作，自覺是不大相稱的；不過想藉此來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使大家對於已有文化的估量，有一種最低限皮的目標而已。

在這篇文章裏我試用了些淺顯的唯物史觀的方法，但是否是正確自己却無多大的把握。所幸現在讀者批判的眼光是提高得多；我極盼望收納不客氣的批評，好做以後作文的借鑑。

我是一個都市的漂泊者，供我參攷的古書是不多的；因此這篇文章裏有些材料，是引用我一個西安老友張君雋卿的一篇「李白研究」裏的。在此地，我應當表示對他的謝意。

我的愛妻汪秦子女士，曾於手痠脚凍之際，爲我謄寫此文，雖然這篇東西拙劣不堪，但窮極無聊之中，使我不得不表示一點懃謝。



倘若這篇文章值得批評而引起高明讀者的批評，我就先在這裏致些謝意。

一九二九年二月，補記於萬家爆竹聲中。